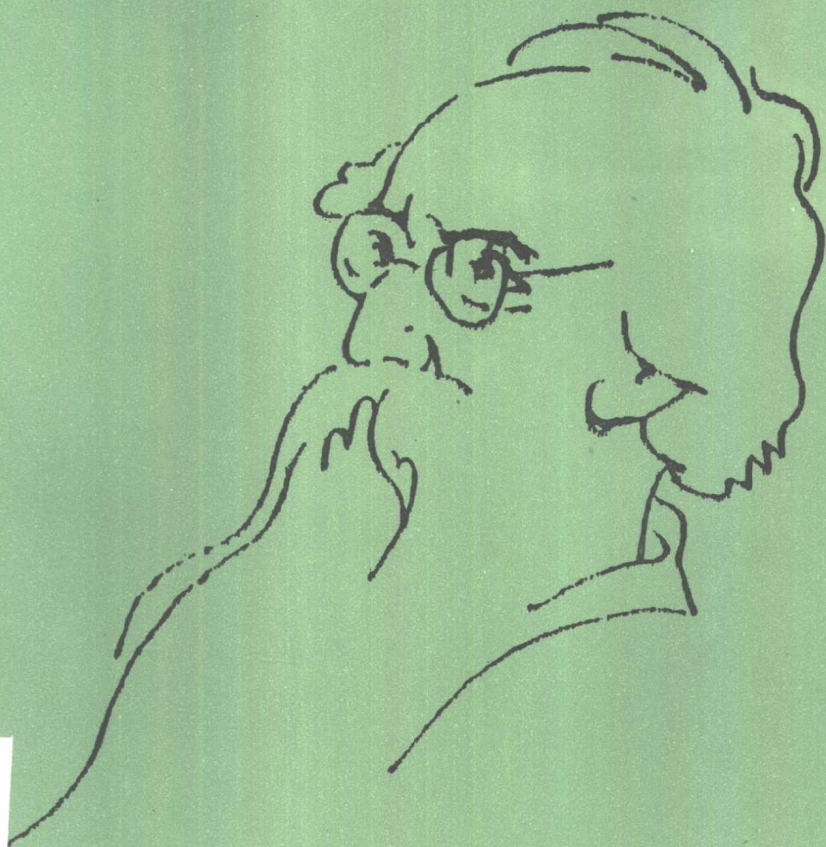


泰戈尔

作品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2357.11
1
2=4

泰戈尔作品集

四

短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目 次

法官 (唐季雍譯)	3
太阳和烏云 (俞大綱譯)	11
贖罪 (柳朝堅譯)	40
吉莉芭拉 (謝冰心譯)	56
姊姊 (何凤元譯)	64
美丽的邻居 (俞大綱譯)	75
加冕 (張夢麟譯)	80
献祭 (柳朝堅譯)	95
得救了 (俞大綱譯)	101
王子和王妃 (何凤元譯)	105
履行了的諾言 (柳朝堅譯)	109
一个女人的信 (柳朝堅譯)	134

短篇小說

1894—1914

法 官

卡希洛达在无数次不幸遭遇中度过了青春，又找到另一个男子来养活她。可是，他也象对待一件破大衣一样把她抛棄了。这个屈辱使她深感痛苦，不过为了糊口的一把米她不得不再找寻一个新主人。

一个人的青春时期一过，就会出现象秋天一样的优美的成熟时期，这时，生命的果实象熟稻子似的在美丽的平静的气氛中等待收穫。我們的基础已經多少稳定了。世上的吉凶善恶，都有助于我們性格的形成，我們的內在的个性就在这样的世界中，通过各种忧患和欢乐而发展。到了这时，我們会把欲望从那引誘人的但非我們所能达到的領域中收回来，把它們局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內。到了这时，我們再也不能吸引新爱的閃爍的眼光了，可是熟悉我們的人会对我們更加亲爱了。当青春的光彩漸漸消逝，永不衰老的內在个性却在一个人的臉上和眼睛上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好象是在同一地方久住了的結果；我們的笑容，富于表情的眼神，特有的声調，都和內在的我合而为一了。我們已經不再希望那些得不到手的東西，也不再哀悼那些离开我們的人，現在还有爱我們的人在我們身旁，我們依戀他們，就好象他們是一个已經生活的大風暴，尙未被摧毀的亲切的

小窩巢。他們經受過考驗，完全可以信賴，在奮鬥和欲望已經讓位於滿足和安全感的氣氛中同我們緊密相依。一生中這樣一個溫柔的黃昏，正是從事平靜的享受的時刻，這時如果一切都要重新開始：再到處去作新的接觸，去求新的獲得，去徒勞地建立新的聯繫，去不停地疲於奔命地追求保障，那就沒有比這更可悲的了。一個人若沒有可供休息的床鋪，沒有歡迎他旅行歸來的晚間燈火，他的命運確實是很可悲的。

卡希洛達如今已近中年，一天，她早上起來，發現情人已在夜里帶着她所有的首飾和錢財逃走了。她沒有錢付房租，甚至沒有錢為三歲的孩子買牛奶。她突然醒悟到自己活了三十八年，還沒有一個可稱作親人的人，還沒有一個她有权在其中一個角落里生活或死去的家。今天，她又得擦去眼淚，塗上眼圈，抹上唇膏，施起脂粉，用虛假的色澤裝扮她那凋謝的青春；以極度的耐心，強作笑顏，去捕捉新的人心。她一想到這個，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她關上門，倒在地上，一再用力碰地，她整天就這樣不飲不食，象一個半死的人，癱瘓在地上。黃昏來臨，在那沒有燈光的屋子裡，暗影漸漸深濃了。這時忽然有她的一個舊相好來找她，他一邊“卡洛”“卡洛”地叫，一邊用力敲門。卡希洛達拿着掃帚，衝了出去，不折不扣地象一只母老虎，那年輕的好色之徒吓得連忙逃走了。

她那餓壞了的兒子，哭着哭着，最後在床底下睡着了。這一陣喧鬧聲驚醒了他，他又抽咽起來，斷斷續續地哭叫“媽呀！媽呀！”

卡希洛達抱起哭着的孩子，把他摟在懷裡，閃電般跑到附近一口井邊，縱身跳了進去。

鄰人聽到聲音，提着燈，聚集在井邊。沒有多久，卡希洛達

和孩子都被打撈上來。卡希洛達昏迷着，孩子死了。

卡希洛達在醫院里漸漸復元了。法官以謀殺罪傳她到法庭受審。

莫希特木罕·達特是一個堅持按照法律條文辦事的法官。他判下最重的處分——處卡希洛達的死刑。律師們考慮到這個不幸的女人的種種情況，盡力挽救她，可是沒有成功。法官認為她絲毫也不值得憐憫。

他不能憐憫她是有原因的。一方面他把所有印度教的婦女稱為女神，另一方面他又徹底不信任所有的婦女。在他看來，女人永遠想破壞家庭，只要把約束稍一放鬆，就不會有一個上層階級的婦女還會留在她的籠子里。

他那樣做另外還有一個原因。要了解那一個原因，我們必須聽一聽他少年時代的故事。

莫希特上大學二年級時，他的風度舉止和現在是大不相同的。

今天莫希特能以禿頂和腦後蕩漾着一小撮神聖的頭髮自負了^①，他的臉刮得很干淨；但當年他是戴着金絲邊眼鏡，留着小胡子和英國式的發樣，十足是一個十九世紀的孟加拉公子哥兒，他特別注意服裝，對於肉食也並非不愛好^②，而且尤其喜歡某些強烈的開胃的香料。

离他住处不远，住着一个家道小康的中年紳士。那紳士有一个寡居的女儿名叫赫姆莎西。她很年輕，还不到十五岁。

① 虔誠的印度教徒要在後腦留一小撮發辮，作為信奉印度教的標記，稱為梯基(Tiki)。

② 印度教徒素食。

被一片朦朧的深綠樹葉籠罩着的遠遠的海岸象仙境那樣美麗，可是一上了岸，它便不再那麼迷人了。從她那與世隔絕的孀居生活看來，社交界似乎是一所充滿歡樂的神奇的花園。她不知道人世的複雜和艱難，更不知道人世中滿布着忧伤和勞苦。其中有歡樂和富裕，也有猜疑，危險，悔恨和無法解決的困難；她以為人生象一條清澈的潺潺的溪流一般平靜，以為她面前条条道路都是廣闊的，美麗的，筆直的。她認為一切幸福正在陽台外面等着她。只有在她自己那可憐的，不平靜的，輕輕地在它的牢獄里跳動着的心里才孕育着不能滿足的願望。春風吹拂着她全身，大地被溫暖的美麗的霞光包裹着。她覺得藍天隨着她內心的漣漪在顫動，整個宇宙正圍着一個芬芳的核心展開了花瓣。

她家中除了雙亲和兩個弟弟之外沒有別人。弟弟們一早就吃了飯上學去了；放學回家，吃完飯又去附近的夜校補習功課。他們的父親收入不多，沒有力量替他們請家庭教師。

赫姆在處理家務的間隙中總愛獨自坐在臥室前面的陽台上。她好奇地望大路上來來往往的人，聽那過路小販的尖銳的悲哀的叫賣聲。在她看來，所有過往的人都是快樂的，甚至那些乞丐也是自由自在的，小販們不僅是在為了生活苦苦掙扎，同時他們也是人生流動舞台上的快樂的演員。

早晨，黃昏和夜間她都能經常見到神氣傲慢，服飾講究的莫希特木罕以一種高貴的气派來來去去。在她眼里，他是神一般的完美的形象，賦有凡人所能盼望的一切才能。這個青年高雅英俊，擁有一切，而一切也都值得獻給他。女孩子玩布娃娃的時候，總把布娃娃當作活人；那年輕的寡婦把想象的光輝賦予了莫希特，在和她自己所創造的神遊戲。

晚上，她有時見到莫希特家里燈火輝煌；跳舞的女孩子們的

鈴聲和响亮的歌聲傳到了她的耳邊。她整夜就那末坐着，望着地板上的不斷移動的舞影，眼中含着如飢如渴的願望。她的心仿佛受了傷，得了病，和關在籠里的小鳥一樣扑扑地跳動。

她心里並不斥責她那位假天神的恣意作樂。莫希特那間灯火輝煌，歡笑不斷的房間象引誘飛蛾的火焰，對她發出星星的幻影般的迷人的魔力。歌曲和音樂創造出一片天堂般的幻景。從附近的房子里蕩漾過來的音樂，光，影跟她自己的夢想和欲望混在一起了。赫姆莎西在心里建立了一座空中樓閣，在寂寞的夜晚便把自己所崇拜的偶像安放在里面。她醉心地觀察它；象給神象供奉香火一樣，她把自己的青春，悲哀和歡樂的日子，今生和來生都獻給那不可抗拒的欲望的火焰了。她從未想到在那所外邊有廊子的屋子里，在那些激蕩的感情的帷幕后面，還堆積着疲勞，無耻和污濁；還有一種卑劣的欲念，以毀滅靈魂的高溫在燃燒，年輕的寡婦是從遠處觀望，因而不知道那通宵達旦閃爍着的燈光后面還有一只殘忍的野獸在瞪着邪惡的眼睛覓取獵物。

這樣一座住着金色天神的虛構的天堂正是她的夢境，她本來可以在其中度過一生，不幸天神變了，天堂成了人間；天堂塌了下來；那創造天堂的人也被壓得粉碎。

莫希特的貪婪的眼光落在阳台上這位神情恍惚的女郎身上了。他用假名比諾德·錢德拉寫了不少信給她。終於有一天他得到了一封別字連篇，感情真摯，戰戰兢兢，遲疑疑的復信。日子在新關係的狂風暴雨中一天天過去了；有時熱情澎湃，有時躊躇猶豫，有時一陣猜疑，有時狂熱等待。世界圍繞着這位年輕寡婦的如醉如痴的心旋轉，直到化為泡影。終於，忽然之間，這旋轉的人世把這可憐的迷途的人猛拋出去，拋到一個遙遠的地

方。其中細節就不必在這兒敘述了。

一天深夜，赫姆莎西離開雙親，離開兄弟，離開自己的家，和那陰匿真名的莫希特走進了一間車廂。現在，偶像已經帶着她的泥土，稻草和金飾來到眼前了。但是她已經感到羞恥和後悔，恨不能一下子鑽進地洞。

車輪終於轉動了。這時赫姆莎西伏在莫希特腳前哭泣，求他送她回家。莫希特又着急又生氣，用手按住了她的嘴。現在，火車已經很快地向前駛去了。

一個人快淹死的時候，往事便會象潮水般湧進他的記憶，在那狂亂的一剎那，整個一生都會出現在眼前。赫姆莎西在那緊閉着的黑暗的車廂里也有類似的感受。她看見了所有的人——離了她就吃不下飯的父親；喜歡讓她喂飯的小弟弟；每天早上和她一起做檳榔包，晚上替她梳頭髮的母親。家中每一個角落，日常每一件瑣碎小事，現在對她說來，都是那末親切，那末歷歷在目。那些日常工作：做檳榔包，梳辮子，在父親吃飯時替他輕輕地搨扇子，在父親假日休息時替他拔去偶然見到的白頭髮，容忍弟弟們的淘氣——這一切都彷彿是難得的幸福，充滿在平靜美麗的气氛中，她覺得奇怪，一個人有了這一切怎麼還會想望別的幸福。

她想所有體面的女孩子現在都已經在自己家中酣睡了。在這以前，她從未意識到夜里在自己房中沉沉安睡是多麼舒服。明天，那些女孩子將要在自己家中醒來，毫不遲疑地去操作日常家務。而赫姆莎西呢，如今沒有家了，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她會在哪儿？到了不幸的明天早晨，會有什麼樣的丑事被人揭發，什麼樣的侮辱落到她身上啊！熟悉的陽光總會依舊照到遙遠的小巷那座屋子裏去的。

赫姆莎西痛苦极了，哭了。她激动地一再哀求：“现在还是夜里，媽媽和弟弟們还没有起来，送我回去吧。”但是她那位天神听也不要听，他坐在一間二等車廂里，带着她到她长久想望的天堂去了。

在这以后不久，这位天神上了另一間破旧的二等車廂逃走了。这个女人被他遺棄，陷在污泥之中。

这不过是莫希特木罕的早年历史中許多故事之一，由此一端已可窺見全貌，多举例就显得單調了。

現在，甚至連这个以比諾德·錢德拉为主角的插話也已經几乎沒有人記得了。莫希特現今是一个謹严的教徒，遵守着印度教的一切教規，使用着恒河的圣水；他花費很多時間討論經文，他以瑜伽的体系教养自己的孩子；他对家中的妇女管教得很严，把她们藏在不許阳光，月光以及新鮮空气进入的深閨。他自己过去不只对一个妇女犯过罪，如今他对任何一个女人，只要犯了社交方面最輕微的过失，就会給予最严酷的惩罚。

莫希特喜欢吃新鮮蔬菜，在判处卡希洛达死刑后的第一天或第二天，他亲自到監獄的菜园里去采集。他想起了卡希洛达的案子，动了好奇心，一路走去，想看看这女人是否已經对自己邪恶的过去和所犯的罪过有了懺悔。他走进了獄中的女牢房。

他远远就听见了吵鬧声。进了屋子，他看見卡希洛达在和看守爭吵。莫希特想，这正是女人的本性，心中不觉暗笑。甚至死在临头，她们也不能不吵架；她们大概在进地獄的时候，还是要和死神的差人爭吵的。

莫希特决定立刻給她适当的告誡和斥責来促使她悔悟。他正气凜然地走近卡希洛达，然而卡希洛达見了他就哭喊起来，

“法官先生，”她号哭道，“我求求你，叫他还我的戒指吧！”

莫希特一追究，才知道原来卡希洛达在头发中藏了一个戒指，被看守无意中发现拿走了。

莫希特心中又暗笑起来。只不过再有一天，她就要被绞死，可是她还舍不得这个戒指——珠宝真是女人的性命。

在他吩咐之下，看守把戒指交给了他。

他拿着戒指反复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象碰着烧红的炭。戒指的一面镶嵌着象牙，上面有一个年轻人的油彩小影，另一面是凸起的金字“比诺德·钱德拉”。

莫希特不再看戒指了，他全神贯注地望着卡希洛达的脸。二十四年前另一张脸出现在他眼前：一张娇羞畏怯的，柔情脉脉，眼泪汪汪的脸。毫无疑问，两张脸是同一个人。

莫希特又看看手中的金戒指。当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这个在他面前的有罪的堕落的女人，头上现出了金色的光轮。这小小的戒指把她变成圣洁女性的光辉形象了。

1894 年

太阳和乌云

1

前一天下过雨，但是今天早晨已没有雨意了。那淡白色的日光和东一片西一片的乌云正在轮流地用它们的大笔在那将要成熟的秋季稻田中挥动，把那辽阔的，绿色的田野一下子描绘得白光闪烁，一下子又阴影深沉。

当太阳和乌云这两位演员，把整个的天空当作舞台，各自扮演它们的角色的时候，在尘世这个舞台上的不同的区域里，也有数不清的剧本在上演。

生活中许多小剧本中的一个，在某处正要开演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乡村小路旁的一所房子。靠前面的房间，只有一间是砖砌的。房子两旁是一道破烂的砖墙，围着几所用泥土盖的茅屋。从这条小路上，可以望见窗槛里面的那位青年。他光着上身，坐在一块厚木板床上。因为怕热，又要轰蚊子，所以不时地摇动着左手的棕叶扇子，同时却精神贯注地阅读右手拿着的那本书。窗外小路上有一个披着条纹布纱丽的女孩。纱丽的一角包着一些黑李子，她一个一个地拿出来吃，同时又在这扇带槛的窗户外面，一趟一趟地走来走去。从她面部的表情上，我

們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位小姑娘和坐在床上看書的青年是很親密的，她是在極力想引起他的注意，並且用一種不屑于理睬他的神情來讓他知道：“我現在正忙着吃黑李子，你和我好不好，我才不在乎哩！”

不幸這位坐在房間里面看書的青年是一個近視眼，所以這位小姑娘對他表示出的沉默的輕蔑，並不能從遠處打動他。這一點小姑娘自己也知道，所以在來回地踱了好幾趟而不產生一點效果之後，她就只得放棄沉默的輕蔑，而代之以用李子核來做子彈的方法了。你和瞎子打交道，要想保持鄙視的純潔，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她朝門上亂扔了三四個李子核，有的碰在門上，發出响声，那位閱讀者抬起頭來，朝外看了看。這位狡猾的小姑娘看見他這樣作，就加倍小心地從她的紗麗的角上挑出一些多汁的李子來充子彈。這位青年，皺着眉頭，眯着眼睛，使勁地看，終於看出來了是誰。於是把書擱下，走到窗前，面帶笑容，向外面叫：“吉莉芭拉！”

吉莉芭拉一面聚精會神地去挑選她那些包在紗麗里面的黑李子，一面卻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朝前走。

這樣一來，這位近視的青年才明白：准是自己犯了什麼錯誤，所以現在在受懲罰。他連忙走出去問道：“喂，你今天怎麼不給我李子吃啦？”對這個問題，吉莉芭拉裝作沒有聽見。她又非常從容地挑了很久，挑出一個李子，悠然自得地吃着。

這些李子是吉莉芭拉家中的園子裏結的。她每天都要送一些給這位青年。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原故，吉莉芭拉今天好象把這檔事忘了。她現在的舉動似乎是意味着，今天這些李子是給她自己摘的。可是從自己園子裏摘些果子，又故意跑到別人門口

来吃给人家看，这是为什么，那就不清楚了。于是这位青年就走出去，抓住她的手。最初，吉莉芭拉转过身子，扭来扭去，想从他手中挣脱。可是，忽然又大哭起来，把纱丽上的李子都撒在地上，急急忙忙地跑了。

早晨那忽隐忽现的阳光和阴影，到了下午都感觉累了，也就安定下来了。臃肿的白云，密布在天空的一个角落里。逐渐暗淡下来的夕阳，在树叶上，池塘的水上和新雨后的每个角落里闪烁。我们又看见这位姑娘站在那扇有槛的窗户前面，那位青年还是坐在房间里。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小姑娘的纱丽下面没有包着李子了，青年手上也没有捧着一本书。可能此外还有某种更严肃和更深刻的不同。

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使这位姑娘当天下午又跑到这个地方来，那就很难说了。不管她是为了什么，反正从她的举动上看起来，她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和这位青年谈话，这是很显然的。看上去倒好象是她之所以又跑来，是因为要看看她早晨撒在地上那些李子，下午是不是发了芽。

这些果子之所以没有发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此刻正堆在木床上，就在这位青年面前。当这位姑娘不时弯着腰去假装在寻找什么想象中的东西的时候，这位青年却暗暗地忍着笑，很仔细地把李子挑选出来，带着严肃的神情，一个一个地吃着。最后有一两个李子核偶然掉在姑娘脚旁，有些甚至掉在她的脚上的时候，她才了解到他是在报复，因为她向他发了一阵脾气。但是这样对待她是公平的吗？她已经把她幼小的心灵中那股傲慢的劲儿全都抛棄了，并且正在想办法向他表示屈服，他却在她这条艰苦的道路上造成障碍。他这种举动，岂不是很残酷吗？当她了解到她想投降的企图被对方看穿了，不由脸上一

紅，正想掉头跑掉，青年就走出屋来，抓住她的手。

这个时候，她也象当天早晨一样，轉过身子，扭来扭去，一再想从他手上掙脱，但是她却没有哭。相反地，她紅着臉，把头偏过去，把面孔藏在虐待她的那个人的背后，大笑起来。仿佛仅仅由于被迫，她才走进了那个有铁檻的囚籠，象一个被征服的俘虏。

正如同天上的太阳和烏云所演出的那出輕松的戏一样，在地上一个角落里，这两个人所演的这出戏，也是同样地平凡，同样地轉瞬即逝。太阳和烏云所演的那出戏，并不是真的不重要，也并不真是一种游戏，不过表面上看着，象游戏罢了。同样，这两个普通的老百姓度过一个空閑的下雨天这一段微不足道的故事，在世界上发生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当中，看起来也許没有什么重要性，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年迈和偉大的命运之神，面部的表情老是那么严肃，永远不断地把一个时代藏到另外一个时代里去。使这位姑娘这一生当中的忧愁和快乐的种子在这天早晨和晚上那些微不足道的眼泪和笑声中长出芽来的，也就是这位老人。小姑娘这样毫无理由的怨恨，不但旁观者不能理解，就是那位青年，也就是这出戏的主角，也莫名其妙。这位姑娘为什么一下子恼了，过一天又对他濫用爱情，为什么有时送他的食品超过平时的定額，忽然又一点儿也不送，真是不容易了解。有时候，她整个的想象力，思想和技能好象都是为了使这位青年快乐而运用的。忽然一天，她又集中所有她那有限的精力和狠心来刺伤他。要是失敗了，她就加倍地狠心；要是成功了，她心里登时就軟下来，痛哭懺悔，表示出万种柔情。

太阳和阴影这一出平凡的戏剧的第一部分将要在下一章里簡略交代。